把發展藍圖變成合作邀約：深圳APEC與香港跳板

董光羽 維港觀瀾

11月18日至19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深圳舉行。在世界經貿關係深度重塑、供應鏈加速重組的背景下，中國第三次擔任APEC東道主，讓這場亞太盛會格外引人矚目。會議以「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為主題，聚焦「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領域。深圳這座從「三來一補」走向全球創新高地的城市，本身就是中國開放的鮮活例子。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峰會上的主旨演講，更是傳遞出中國正在將自身的發展藍圖，轉化為一份面向全球工商界的「邀約」。

中國提供「機遇清單」非空洞承諾

習主席明確指出，中國「十五五」規劃既是自身的發展藍圖，也為亞太乃至全球經濟增長提供了機遇清單。習主席所說的「清單」含金量，在於可感知、可進入、可獲益的龐大市場與產業潛力空間。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是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中國亦加快構建開放大市場、擴大優質產品和服務進口，這意味着，中國已蛻變為一個不斷升級、讓全球投資者難以抗拒的超級消費市場。從產業結構看，中國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支持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新興產業壯大、未來產業前瞻布局，這些都為全球企業的技術落地和產品更新提供珍貴的「試驗場」。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習主席在演講中特別提及粵港澳大灣區，指出亞太地區匯集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灣區，灣區經濟具有鮮明的開放性、協同性、外溢性，而是次APEC會議舉行的地點深圳就位於粵港澳大灣區。強調中國支持成立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深化各灣區交流互動，探索亞太經濟合作新路徑。以深圳作為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舉辦地，向國際社會釋放出明確訊號：粵港澳大灣區已具備與全球各經濟體推展全方位合作的優越條件。

香港是開拓大灣區的最佳跳板

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與亞太區經濟體的合作中，有着至關重要的地位和功能，而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組成部分，絕對可以作出重要和無法取代的貢獻。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指出，全球環境日益複雜，亞太區的國家、經濟體和企業更需要開放和持續的合作。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引擎之一，在「一國兩制」、三個司法管轄區和三種貨幣的獨特制度框架下，創造超過2.1萬億美元的本地生產總值，反映開放合作帶來的豐碩成果。

他續稱，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深圳舉辦，以及APEC財政部長會上月首次在香港圓滿舉行，彰顯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影響力，香港作為匯聚中國優勢與國際優勢的全球唯一城市，是粵港澳大灣區與亞太區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會繼續促進大灣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高效流通，推動區域發展。

國家賦予特殊的地位和功能，令香港有促進大灣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流通的能力，這不但減低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的成本，更提高了商界最重視的制度確定性。

事實上，在國家推動建設亞太共同體的倡議上，香港可持續作出特有貢獻。李家超在總結出席APEC會議成果時提到，香港在APEC「中國年」具有雙重身份：既是APEC的成員經濟體，同時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全面助力國家辦好APEC，並以「中國香港」的身份積極出席並舉辦會議、工作坊，開展了一系列能力提升的工作項目，並由政府代表在APEC個別委員會擔當領導角色，從不同層面推動APEC主題。

此外，透過參與是次APEC會議和一系列活動，李家超亦代表香港特區，與7個成員經濟體領導人進行會面和雙邊會談，包括先後與馬來西亞、越南、汶萊、泰國、智利、秘魯和新加坡，討論雙方共同關注的議題，建立更深入的聯繫。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不斷深化與APEC成員經濟體的交流，推廣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和香港在大灣區之中的獨特優勢，這份持之以恆、細水長流的耕耘，正為實現「亞太共同體」的宏偉藍圖，注入源源不絕的關鍵動能。

中國堅定推動亞太地區合作共贏

中國正以實際行動，為亞太各經濟體勾勒清晰的合作路向：不僅將自身發展藍圖化為面向各方的合作「邀約」，更支持成立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習主席在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開幕式上進一步宣布，中方將提供2000萬美元，資助開展亞太經合組織務實合作，將在深圳設立亞太共同體研究中心，開展政策研究與交流。

國家始終秉持合作共贏的理念，致力於與各方攜手做大共同發展的「蛋糕」。在這一進程中，香港憑藉「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的獨特角色，將為區域合作提供專業服務與制度銜接，讓國家的合作邀約更務實和易於「落地」。對各APEC成員經濟體而言，把握中國高品質發展帶來的機遇，深化產供鏈協作與經貿往來，是在世界變局中增強自身發展動能的重要路徑。建設一個更具韌性與活力的亞太共同體，符合區域整體利益，亦是順應時代巨輪轉動的明智之舉。

時事評論員

香港發揮獨特優勢 以灣區力量連接世界

劉暢 朱兆麟 議事論事

習近平主席在深圳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主旨演講，回顧改革開放創造的深圳奇跡，提出維護和平穩定大局、搭建開放合作橋樑、激發創新增長動力、拓展互利共贏路徑四點促進亞太共同繁榮的建議，並表示中方支持成立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此前，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峰會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憑藉「一國兩制」下不同法律制度與貨幣的互補優勢，能為亞太工商界提供合作空間。**兩篇演講一宏一微，帶出香港必須回答的問題：在世界日趨分化之際，如何把香港的制度特色轉化為國家聯通世界的實際能力？**

當前國際經濟的矛盾，是科技、資本與產業鏈愈益相互依存，地緣政治卻令市場與供應鏈承受割裂壓力。習近平主席提出「開放還是封閉，合作還是分化，變革還是守舊」的時代之問，對香港尤其切身。香港的金融、航運與貿易，從來依靠穩定規則和跨境信任而繁榮。和平穩定並非空泛口號，而是企業敢於投資、資本願意流動、社會得以安定的基礎；堅持對話，不等於迴避競爭，而是拒絕讓競爭摧毀合作所需的秩序。

兩地形成共同競爭力

深圳由邊陲小鎮成為國際創新重鎮，是國家改革開放的歷史成就，當中也有香港長年投入資金、管理經驗及國際網絡的貢獻。今日深圳的科技與製造能力，反過來為香港科研、金融和專業服務開拓空間。港深關係的啟示，並非誰依靠誰，而是城市能否超越此消彼長的思維，將差異變成互補，將鄰近變成共同競爭力。

李家超指出，大灣區人口逾8800萬，經濟總量超過2.1萬億美元；今年首三季廣東九市與APEC經濟體貿易額達8370億美元，同比增長逾26%。規模固然可觀，但更難複製的是香港的國際金融與普通法制度、深圳的創新產業、廣州的科研商貿及珠三角的完整製造體系。大灣區不應只是城市各自競逐排名，而須成為面向世界、分工有序的區域經濟網絡。

制度差異正是合作的關鍵。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框架下保持單獨關稅區地位，並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與APEC。國家主權是根本，「兩制」則讓香港持續發揮國際化、金融、法律及專業服務等獨特優勢。**融合不等於同質化；倘若以制度趨同取代功能互補，反會削弱大灣區獨特的國際連接能力。香港的價值，正在於讓不同市場能在清晰規則下建立互信。**

習近平主席倡議成立的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則把這種互補思路推向國際格局。全球灣區各有產業和制度特色，不必走相同道路，仍可在創科、航運、綠色轉型與金融服務上深化合作。對香港而言，任務不只是把外資引入大灣區，更要協助灣區企業與世界市場對接，讓本港由交易中介提升為資本、技術、專業標準與產業鏈之間的「超級增值人」。

李家超提出「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為香港指出落實路徑。港珠澳大橋與廣深港高鐵縮短了香港與內地的距離，更難的是科研成果跨境轉化、人才及專業資格銜接、數據依法流動與企業營運成本。北部都會區及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意義，不僅是興建園區，而在於把香港的科研及國際網絡，與內地的產業轉化能力接通。畢竟設施可以興建，合作的信任與效率則需透過規則、標準、法規、監管及機制對接，打破制度壁壘而累積。

不同優勢可相互成就

作為香港市民，我們也是大灣區建設的參與者。「灣區人」不是新的法律身份，更不會取代香港的制度與文化，而是讓青年、企業和專業人士看見超越單一城市的發展空間。但若發展只反映在投資額與經濟總量，而不能化為優質職位、創業機會與更便利的生活，共同體便難有根基。對市民有益，才是「心聯通」最有說服力的證明。

深圳創造的奇跡，是改革開放使一座城市蛻變；香港與深圳共同走過的歷程，則證明不同優勢可以相互成就。**下一個奇跡，應是香港在堅守「一國兩制」下，把國際聯繫、制度信用與大灣區的創新和產業實力結合，使灣區不僅融入全球市場，更為和平開放的合作提供經驗。**香港毋須在「守住香港」與「融入灣區」之間二選一；唯有守住本港獨特價值，才能以灣區力量更好連接世界。

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總監、廣州市港澳台民情研究會理事

APEC務實合作為港商外資拓新局


林偉全

議事廳

全球經貿格局正值調整期，2026年APEC深圳峰會自然成為國際工商界矚目的風向標，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題為《堅定信心，勇毅前行　共創亞太光明未來》的主旨演講中，明確提出維護和平穩定大局、搭建開放合作橋樑、激發創新增長動力、拓展互利共贏路徑四大核心主張，引起各國廣泛關注。香港外貿總值有高達87%來自APEC經濟體，國家以實際資源推動區域合作，對本地商界來說無疑是為未來發展增添強勁動能。筆者最近與幾位外國商會朋友會面，大家不約而同提到，眼下營商最看重的始終是環境是否穩定、規則是否公平可預期。

掃除壁壘兼顧各方節奏

事實上，國際商界對中國市場既懷抱期待，亦想進一步摸清政策走向。今次峰會雲集115家世界500強企業，足以說明全球工商界仍希望深化合作、反對脫鉤；此外，不少外商亦關注，隨着國家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外資企業能否繼續享有全面平等的市場准入與公平競爭環境。

針對近年個別地區保護主義抬頭、技術壁壘高築的現象，解決之道便是堅持打造一個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合作環境。做生意最怕規則朝令夕改，或因非經濟因素處處受阻；唯有掃除人為壁壘、令市場回歸公平透明，資金與技術才能順暢流動。更為重要的是，各國要因勢利導推進合作，讓發展成果普惠共享，增加民眾獲得感，照顧各方舒適度，如此才能體現出「和而不同」的務實精神。

亞太區21個經濟體發展階段各異，若強求齊步走往往事倍功半；兼顧各方關切與節奏，反而能讓不同體量的經濟體與企業找到合適的合作切入點。再配合中方提供的超大規模開放市場、廣闊發展空間、良好合作環境，更有利APEC開展務實合作，把宏觀倡議落實為能力建設與區域公共產品。中國的巨大機遇、高度開放、大力創新，順理成章成為國際商界長遠的信心來源。

在這其中，香港本身是APEC成員經濟體，亦與深圳同屬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以及全球最開放的國際城市之一，作為全球工商界進入大灣區及內地發展的跳板角色，香港在未來將扮演更關鍵的角色。現時駐港境外母公司企業已增至11070間，高達94%受訪美國企業信任香港法治，這些數字正正印證了香港「安全港」的底氣。當前跨國科企與金融機構開拓內地市場，最頭痛莫過於「數據過河」。未來國家將立足亞太合作，在數據跨境流動等領域設立合作機構，正好與香港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數據流通試點相互呼應。**外資大可善用香港的普通法及私隱保障制度，配合河套試點與前海APEC數據合作機制，在安全合規的前提下打通跨境數據流。制度理順了，自然能為企業帶來實實在在的生意。**

擔起「金牌夥伴人」角色

站在商界及外資代表立場，香港要在發揮好「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角色的基礎上，進一步擔起玉成其事的「金牌夥伴人」。筆者建議從三方面切入：

第一，凝聚「外商建港情」，善用以港為家的外籍企業家向母國現身說法，並推動更多外資代表加入政府諮詢架構，從源頭減少政策盲點；第二，藉國家支持成立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的契機，以香港普通法、專業仲裁及成熟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對接亞太及國際主要灣區標準，助力港商與內企「出海」拓展國際市場；第三，《論語》有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筆者過去隨總商會外訪亞洲及中東時深有體會，當地商界講究「先做朋友、再做生意」，說到底就是以信立商。香港可在這種互信基礎上，開發面向東盟、中東、中亞及拉美主權基金的綠色及伊斯蘭等多元金融產品，並完善清真餐廳認證等軟配套，讓高端商務人流真正轉化為「財流」。

風來時借力，浪起時定心。APEC「灣區東風」既是時，也是勢。特區政府與內外商界若能順勢而為，香港便能在開放與合作之中，為港商及在港外資築起一座經得起風浪的亞太橋樑。

立法會議員

深圳APEC峰會向全球展示中國的創新機遇

靖偉 國際觀察

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深圳落幕。短短兩日的議程中，讓世界看見了一場亞太以至全球合作的成功範例。而透過深圳這扇窗戶，國際社會更看到堅持開放、創新、合作帶來的巨大機遇和成果。深圳就好比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探索互利共贏路徑的一個縮影，開放是深圳與生俱來的基因，創新成為深圳的活力所在，合作形成深圳的力量之源。**開放、創新、合作不僅成就了深圳的蝶變，也是亞太經合組織的鮮明標識。深入觀察深圳的發展經驗，必能為建設亞太共同體凝聚更大共識與合力，亦將為亞太創造一個更光明的未來。**

深圳與APEC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數據，足可說明一切。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對APEC其他經濟體進出口3.23萬億元，同比增長40%，規模領跑內地城市，佔全市進出口總額近七成。同期，深圳對APEC經濟體出口單獨列名的機器人48.6億元，同比增長7.5倍。廣東全省對APEC經濟體進出口5.74萬億元，增長26.4%，佔全省外貿總值65.9%。

這些數字說明，亞太區域對深圳製造和創新能力的需求並未因某些保護主義言論而收縮，反而在擴大。西班牙智庫加利西亞國際研究所創始人里奧斯在峰會前夕撰文認為，將深圳選為舉辦地本身就具有深刻象徵意義，這座從邊陲小鎮發展為工業和科技創新中心的城市，展現了中國通過制度創新和深度融入全球市場實現跨越式發展的路徑。

深圳產業鏈密度和效率，比宣言更能說明問題。華強北的產業實踐被概括為「深圳周期」：上午設計、下午打樣、次日量產、一周出海。步行範圍內，元器件採購、快速打樣、模具、組裝、調試配套集中在一起，海外創客的創新試錯成本因此大幅降低。

在低空物流領域，深圳已建成超過1200個低空起降設施，開通310條物流航線，無人機配送覆蓋超過1500家商戶；2025年貨運無人機完成飛行超過100萬架次，同比增長29%。深圳生產了全國約70%的消費級無人機和一半的工業級無人機。

這些能力不是孤立的技術展示，而是亞太區域產業協作的實際基礎設施。當個別政客操弄所謂的「友岸外包」和「去風險」時，全球企業和創客的選擇仍沿着產業鏈效率流動，更被產業鏈密度而吸引。美國企業報名本屆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的數量在APEC其他經濟體中居首，這也說明，工商界並未被所謂「脫鉤斷鏈」所誤導。

中國式創新在深圳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它以完整產業鏈為底座，以快速迭代和場景應用為特徵，以開放協作和民營經濟為活力來源。機器人、無人機、新能源裝備從深圳出口到APEC經濟體的速度和規模，使中國在區域規則討論中擁有了更為信服的論據，而不僅是談判桌上的立場。

如果說2001年上海APEC面對的是中國加入WTO前夕的開放承諾，2014年北京APEC推動的是亞太自貿區路線圖的孵化，2026年深圳APEC所處的背景，則是全球貿易限制措施增多、多邊主義承壓。習近平主席在工商領導人峰會主旨演講中提出，穩步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搭建全方位互聯互通網絡，加強貿易數字化、跨境電商、智慧海關等合作，深化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為亞太經濟一體化建設鋪路架橋。

今年5月的《蘇州聲明》已重申亞太自貿區願景，批准新版服務業路線圖，將開放的內涵從關稅延伸至服務與規則。中國此刻的議程推動力，不只來自市場規模，也來自以深圳為縮影的智造內涵高度和技術外溢能力。

APEC的獨特價值在於它並非政治聯盟，也不要求意識形態統一，而是為不同經濟體提供尋求利益匯合的平台。深圳這個範例提出的是一條以效率和協作降低對抗成本的路徑，其成果也無法透過政治意識形態來取代。

不管如何，全球媒體對深圳APEC的解讀，對深圳這個城市都是加分項。畢竟，這座城市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更是一座充滿科技創新活力、在亞太和全球都有競爭力的城市，也成為各方評估中國在亞太經濟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參照。

一場峰會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也不能消弭各種爭論，但深圳這座城市卻讓全球眼前一亮。因為深圳APEC向全球展示的，除了令人驚嘆的產業鏈密度和效率，還有以快速迭代和開放協作為特徵的中國式創新。

國際關係學者